皇明從信錄

駐例及縣式殺 聖職

皇明從信錄卷之十五

東莞 陳 建輯　　秀水沈國元訂

庚子 永樂十八年

正月以楊榮、金幼孜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院學士。

○擢用人材十三人爲各布政司官，擢左布政使四人，鄒麟、湖廣盛順、江西俞景周、山東周克敎、廣西布政三人，孫豫、山西江潤、河南文瑛、浙江左參政二人，陸勉、四川吳衡、陝西右布政二人，楊微、福建李彝、廣東右參議二人，趙瑛、江西金紹、山東。

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下賽兒縣民林三妻，自稱

不設備不
意被帥影
艾在

佛母能知前後成敗事又云能剪紙為人馬相戰闘往來諸州縣煽誘愚民奸人董彦杲等率衆從之據益都卸石棚寨為出沒青州衛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闘衝擊鳳等陷沒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董彦杲之衆以紅白旗為號劫掠莒州千戸孫恭等往招撫不服殺其從者 上勑安遠侯柳升分兵勦之至益都圍之賊遣人乞降詐云寨中力盡且無水升以東門舊有汲道即往據之夜二鼓賊劫官軍營都指揮劉忠力戰死黎明柳升始覺分兵追捕獲賊黨劉俊等男婦百餘人賽兒等遁去時賊黨賓鴻等攻安丘知縣張旟縣丞馬撫集民夫八百餘人死拒賊

閤案大事登供人之言書一部

恃志益帥莒州即墨萬衆併力來攻都指揮衛青備倭瀕
上聞安丘圍急率千騎晝夜兼進城中人亦鼓譟夾擊賓
鴻敗走殺賊六千餘人時城中已不支使青至稍遲必陷
于賊既而柳升至青迎謁升怒其不待已捽出之青不爲
屈是日鰲山衛指揮王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敗賊衆
於諸城盡殺之山東之賊悉平於是陞張旗山東左參政
馬摇左參議衛青陞都指揮使王貞陞都指揮僉事○刑
部尚書吳忠等劾奏升方命失機妬功忌能遂下升吏尋
赦出之
四月湖廣按察司副使靳義卒○廣寧伯劉江卒謚武忠

義河南洪縣人爲御史糾貪墨決疑獄吏民畏服○江驍果善戰馭士卒明紀律有恩信于諸夷款塞者撫備至既卒人悲思之

五月交阯參政侯保馮貴禦賊死之

保贊皇人見黎利剽劫郡縣率民兵築堡于要害禦之賊來攻戰死○貴武陵人撫輯流民歸附日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勁勇習戰每出輒有功後因馬騏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弱貴剿捕以羸卒數百遇賊貴力戰而死

七月湖廣衡州府同知方素易卒

素易江西樂平人洪武中爲新昌知縣廉能平恕吏民戴之陞浙江金華府同知治行益修永樂初坐累謫戍興州未幾驛召至京以左通政奉命諭交阯振安陳季擴還奏稱旨復奉命往思州廣察田宗鼎等罪狀悉得其實還除湖廣衡州府同知會撫桂陽州猺寇謀卯鎬衆訛言卯鎬已死素易不信已而果獲送京師有步卒

詐并老稚一千今乃悉所嘗書寫紗炎檄山神明及虎
死遊街後有告薊州民居谷麾人聽貴財不送官者上
官并劾素易不爽也
是死獄中人多譏之
蔡應旂曰蘇子瞻謂韓文公能寫盤庚之聲而
不能彈皇甫鏄李逢吉之諂是以素易之謂矣

八月立東廠命內官一人主之刺大小事情以聞○山東
青州府諸城縣進龍馬麟臆肉髮體具龍文其色青蒼

九月擢教授蕭從善林長楙教諭徐永達並為翰林編修
侍從　皇太孫講讀

按我　祖宗制最重學官一途凡輔導東宮必選翼凡
纂修書籍會試校文必參用焉凡經筵與九載考績
者必授翰林春坊六科清華之選皆監察部曹而下不
論也觀永樂中所超選以輔導　宣廟者自儀智而下
張瑛蕭綸尊皆非繇身學官之人未嘗專用進士也故
楊文貞之薦儀智謂其起家學官通理明練守正廷臣

未見其先。可見當時以起家學官為重也。故當時學官者皆發奮興起。師範自修。出為世用。彬彬多得人之盛以厭世降職行此具也。近則觀歷官日輕以起家學官為不肖進用。議薦考譯者雜評書之授繼斷焉。而況其能務於天職業如此。尚何望翳世之効需易哉。世變何可深嘆哉。

北京宮殿成。改京師為南京。稱行在所為北京。

十月湖廣辰州府同知劉叔毖卒。

叔毖廬陵人。知沅陵縣。多惠政。擢北京刑部員外郎。尋召修永樂大典。沅陵民累累保之。還叔毖。遂陞辰州府同知。一州七邑之民得叔毖如得父母。及皇北京宮殿。率部民就役。歲餘。卒于北京。辭民在役者皆悲慕之。具棺斂。從當而歸。信宿來葬其喪於辰焉。

皇太子赴北京。過滁州登琅邪山。指示楊士奇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歎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令人知愛其文。

古者天子省耕省斂救災恤患民隱使可物無所匿其術實非代此與不復天之道行恤賑濟責此一方

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皇太子爲文章尤善修飾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十一月皇太子過鳳陽謁祭皇陵畢徒步陵刻顧張本楊士奇曰國家帝業所自也徘徊久而後退耆老進謁有知太祖隆興時事者留從容與語賜勞優厚○過鄒縣歲荒民飢競拾草實爲食 皇太子見之惻然乃下馬入民舍視男女皆衣百結不掩體竈釜傾仆不治歎曰民隱不上聞若此乎顧中官賜之鈔而召鄉之耆老問所苦且以實

只幸迎之仁宗駐罪故科沒其飛喘不然其與飽逸之弊驚論千荐容素來有二議仁心仁□軍揚千古

聖三

對。穀所食賜之。時山東布政使石執中來迎、責之曰。爲民牧而視民窮如此。亦動念否乎。執中言凡被災之處皆以（眞公處誠善）奏乞俟今年秋糧。皇太子曰。民飢且死。尚及徵稅邪。汝往督郡縣速取勘飢民戶數近地約三日遠地約五日悉發官粟賑之事不可緩執中請人給三斗曰。且與六斗汝勿懼擅發予見 上當自奏也 皇太子至京即奏之 上曰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衆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以明年御新殿受朝詔天下○河南中護衛鎮丁俺三等上周王謀反狀

俺三等屢上變告周王謀反。 上遣親信大臣覈其實乃召系等符王俾以明年二月至京師明年正月上未

朔入丙午陛見上　上出俺三等告詞示之王辭窮頓首
言死罪死罪上以至親不問置之王即四月丙申
命還國癸丑命尚書蹇義等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
軍民而王彰得河南壬申周王還國奏納三護衛官軍
許之命駙馬都尉廣平侯袁容往
河南量留儀仗親隨外餘悉赴京
封董建大工官右都督薛祿為陽武侯食祿一千五百石
子孫世襲擢工部營繕司郎中蔡信為工部右侍郎
按北京廟社郊祀壇場宮殿門闕規制悉如南京而高
敞壯麗過之復于皇城東南建皇太孫宮東安門外東
南建十王邸通為屋四千三百五十楹
自永樂十五年六月興工至九月成
辛丑　永樂十九年
正月甲子朔　上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是日早躬詣太
廟奉安五廟太皇太后神主命皇太子詣天地壇奉安昊

天上帝后土皇地祇神主皇太孫詣社稷壇奉安太社太
稷神主黔國公沐晟詣山川壇奉安山川諸神主○戊辰
詔曰朕荷天地祖宗之祐繼承大寶統馭萬民祇勤撫綏
夙夜無間乃者效成周河洛之規建立兩京為子孫帝王
永遠之業爰自經營以來賴天下臣民殫心竭力趨事赴
工今宮殿告成朕御正朝祇祀天地宗社眷懷黎庶嘉與
維新弘敷寛恤之仁用洽好生之德大赦天下○禮部尚
書呂震言于　皇太子曰殿下前在南京數遣中使進案
牘每以殿下過失　上聞　上指其妄言今宜睞此人
皇太子曰過失吾豈能無今　至尊既不信之我又與人

計較耶卒罷之
二月虜會阿魯台寇寧夏○會試天下舉人以左春坊大
學士楊士奇翰林院侍讀周述為考試官取陳中等三百
人
三月廷試賜曾鶴齡劉矩裴綸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初八日庚子夜奉天謹身華蓋三殿災詔告天下求
直言勑尚書蹇義等十三人偕給事中十三人巡行天下
安撫軍民○是月十四日萬壽聖節以災異詔免慶賀○
侍　皇太孫講讀禮部左侍郎儀智以年八十乞致仕歸
未幾卒○翰林侍講李時勉陳言十五事曰停止工作罷

天德大功

四夷朝貢、沙汰冗官、賑濟飢荒、清理刑獄、黜陟官、罷遣僧道、優恤軍士、及慎選舉、嚴考覈等事、皆切時病、　上行其十四事○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桓、羅通、俱爲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詆陋大臣李慶等惡之、陽薦暹等才堪牧民、遂皆陞爲知州、而處之遠方、

五月交趾總兵官李彬請部依各衛所例、分軍屯田供糧餉從之、

七月、段民爲山東布政司左參政、

時以賽兒未獲、盡逮山東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婦女、先後幾萬人、公撫定綏輯、悉爲解釋、人情始安、

九月、殺主事蕭儀、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蕭儀言

眞能此體具足大臣風度

之尤峻　上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亦云朝
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于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遷都時
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劾部院大
臣　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對證都御史王彰等
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宜加重罪日將午　上命中使出傳大臣與言官對辨如
何衆皆紛然晬罵言官妄言尚書夏原吉獨從容奏曰御
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況應詔陳言所言皆
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中使入
復命　上仍命出再問之原吉對如初　上悅遂兩宥之

上全君德之美下著敢言之氣俾人臣之以道事君者

傳旨令同各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原吉之言又將有蕭儀之誅矣或尤原吉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宜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實 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親勞之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義設使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乃不出

詔減商品

勞宅月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況夷狄耶長揖而已

十月阿魯台叛數寇邊○赦黎利爲清化知府

十一月下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獄兵部尚書

人品心術
浮沈何辨

方賓自殺時　上以北虜携貳命大臣議將親征原吉等其議宜且休養兵民而嚴勅邊將備禦未奏會　上召賓奏言今糧儲未足未可興師遂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僅給將士備禦之用不足以給大軍且言頻年師出無功戎馬資儲十喪八九災眚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不懌即令原吉往視開平糧儲既而吳中入對與方賓同　上益怒召原吉還籍其家與中等皆繫內官監獄于是賓懼自殺時禮部尚書呂震數乘間言賓與中原吉皆憸邪誣罔　上信之命戮賓尸將殺原吉等召楊榮問原吉等平昔所為榮力言其無宅此

三人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爲憂詢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上由是怒稍釋置不問○李慶爲兵部尚書

壬寅 永樂二十年

二月命英國公張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輔等議分爲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稍後前運用總三人隆平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車運者泰寧侯陳愉都御史王彰及都督御史郎中等官三十六人領驢運者鎮遠侯顧興祖尚書趙羾等三十五人後運惟車輛用總督官二人保定侯孟瑛遂安伯陳瑛副者二十七人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五百餘

輛挽車民二十三萬有奇運粮凡三十七萬石○三月阿魯台寇興和殺守將都指揮王煥 上遂决意親征戒誓將士諏日啓行 駕及鷄鳴山虜聞之夜遁四月次龍門雲州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皆各處簡擇來者若不閱習何以禦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五月辛酉端午節駐蹕獨石賜隨征文武羣臣宴乙酉 車駕渡偏頭命將士獵於道旁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顧惟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丁酉大閱諸將曰兵行猶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而作勢水無

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陳、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右則右、前則前、後則後、無往不中節矣、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之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庚午、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新寧伯譚忠、興安伯徐亨、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　上謂諸將曰、爲將之道、勇智貴兼全、弓馬便捷、所向無敵、勇也、計算深遠、無

所遺失智也智勇全而後可以建功業勇而無智一卒之
能耳汝曹勉之辛未車駕發溫泉次西涼亭西涼亭者
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謂侍
臣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書云
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況一亭乎可以爲殷
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癸酉 車駕發西涼亭次
閔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營陣大
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
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神機營外有長圍
各周一十里 上御侍臣論用兵之法因召諸將諭曰兵

法云多算勝少算不勝蓋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于同列尤須和叶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舟行遇風同舟之人齊力以濟波濤雖險靡不獲濟爾等勉之

六月開平報虜復攻萬全　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邀擊之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邀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然其衆不多知大軍北行必已喪膽況敢攻城哉不足慮也

車駕次通州次玉泉

七月次殺胡原前鋒獲哨者言阿魯

台闕　車駕親征大懼盡弃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濶灤海之側與其家屬遠遁乃發兵焚其輜重收其孳畜遂命班師召諸將諭曰所以羽翼阿魯台為悖逆者兀良哈之寇也當還師剪之遂簡步騎分五道疾進至屈裂兒河虜衆驅牛馬車輛西奔　上麾兵進擊斬首數百級餘衆潰走追奔數十里抵其巢穴擒斬虜首數十人盡收人口牛羊駝馬十餘萬而還○九月　車駕還京師○工部尚書宋禮卒

禮字大本永寧人有才幹治漕所功績最著卒之日家無餘貲洪熙元年呂震言禮卹典未備與葬祭正德七年賜謚祀會通河上

下尚書呂震、蹇義及學士楊士奇于錦衣衛獄，以鴻臚寺序班言震之婿戶部主事張鶴朝參失儀，皇太子以震故曲宥之，而義在側不言故也，士奇亦以輔導有闕，并下獄，已而皆釋之

閏十二月，阿魯台弒其主本雅失里，自稱可汗

癸卯 永樂二十一年

二月，蜀王椿薨，謚曰獻。

王性敦厚孝友，敏學博洽，猶好問請益不厭，延接賢士大夫，講論或至夜分，不為聲色遊畋之事，在宗室中最賢，故朝廷待之，視諸王特厚云。

五月，常山護衛指揮孟賢等謀不軌，事總旗王瑜告發，賢

等伏誅

先是上以賢多不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啓 皇太子遣分

檢邪之徒不可中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表[illegible]趙王常[illegible]爲

之地日說 皇太子之短千 上前希得進見凡許造

毀譽之者得播于外詐 上注意高燧以狂誘外人由

是賢等遂萌邪志而欽天監官王射成與賢善密語賢

曰觀天象不久當有易主之變賢等邪謀益急與其弟

孟三孫林前衛指揮陳桓通州右衛鎮撫陳凱興州後

屯衛老軍高正等晝夜[illegible][illegible]布置已

定正密以告其甥護衛總旗王瑜瑜驚曰舅氏奈何爲

滅戶計泣諫不從瑜遂詣闕告 上大驚急捕賊既悉

得御右順門親鞫之召 皇太子趙王文武大臣皆至

上覽所偽撰遺詔震怒械楊慶養子斬之 上顧

高燧曰爾爲之耶 皇太子爲之營解言高燧必不預

謀此下人所爲耳遂悉伏誅籍沒其家陞

瑜遼東衛千戶尋擢錦衣衛指揮同知

七月　車駕復北征，次于宣府。時虜中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illegible]　上召諸將諭曰：朕當出兵先駐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因而擊之，可以成功。遂部分諸將，寧陽侯陳懋等為先鋒。　車駕遂次宣府。

八月，禮部左侍郎胡濙進瑞光圖及榔梅靈芝，具奏云：今茂萬壽聖節，太岳太和山頂金殿現五色圓光，紫雲周帀，踰時不散；又石山產靈芝，榔梅結實，繁盛往年，此聖壽之徵也。于是禮部尚書呂震率文武百官進賀。　上正色却之。

詞臣安職，佞賢臣，而亦進瑞求媚，宰為讒何。[illegible]呂震之不學無術，[illegible]

九月、朔　駕次沙城、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率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又爲瓦剌脫歡所敗、掠其人畜殆盡、部落潰散無所屬、今聞天兵復出、疾走遠遁、豈復有南意、授阿失等俱正千戶、

十月、　駕次上莊堡、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衆來降、時前鋒寧陽侯陳懋、探知虜在飲木河北、爲瓦剌所敗、追至循蒐山口、遇也先土干、率妻子部屬來歸、懋引入見、　上喜、謂羣臣曰、遠人來歸、宜有以旌異之、乃封爲忠勇王、賜姓名金忠、以其甥把罕台爲都督、其部屬察卜等七人、皆爲都指揮、餘爲指揮千百戶所鎭撫者復數十人、

十一月、　駕還京師、賜金忠誥命鐵券、金印玉帶、金百兩
銀四百兩、紵絲五十表裏、紗羅綾各二十四、牛百頭、羊五
百頭、米百石、及第床薪芻器用成備、歲給祿米千石、別
賜其妻金銀等物各半之、賜把台等察卜等銀鈔、織金衣
紵絲、布帛、冠帶、鞍馬、牛羊、薪芻、居室器用、各以等第給之

甲辰　永樂二十二年

正月、甲申、勅緣邊諸將整兵候北征、初忠勇王金忠來歸
屢言阿魯台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爲邊患、請發兵討之
願爲先鋒自效、　上曰、卿言甚善、但事須有名、至是大同
開平守將奏阿魯台所部侵邊、　上乃召公侯大臣議、且

告以忠勇王之意、羣臣皆請從其言、遂有是命、
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侍讀學士曾棨、侍講余鼎爲考試
官、取葉恩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邢寬、梁禋、孫曰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大閱
四月、巳酉、 車駕發北京、復親征胡寇、命寧陽侯陳懋、忠
勇王金忠爲前鋒
五月、濬縣、蝗蝻生、知縣王士廉以失政自責、齋戒、率僚屬
者民禱于八蜡祠、越三日、有烏數萬食蝗殆盡、 皇太子
聞而嘉之、顧侍臣曰、此誠意所格耳 次長樂鎭、場崇金

擒誘得情
屬之斧然

幼孜侍、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意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矣、○浙江麗水、福建政和二縣賊首周叔光、王均亮等聚衆劫掠、漸致滋蔓、巡按御史王彼奏請兵進勦、楊榮金幼孜曰、此愚民無知、或爲有司所苦、或窘於衣食、逃竄山林、求活朝暮耳、若寬而撫之、當各散矣、急之恐未易獲、且堅其爲盜之心、况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上曰卿言良是、可令巡按御史、及浙江福建三司招撫、如負固不服、調軍剿之、未遲、○車駕次清氣、耶元之應昌路、○車駕次清水源、阿魯台遠遁、上召楊榮金幼孜諭曰、朕夜

夢神人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是何祥也、豈天意屬
意茲寇乎、榮幼孜言承天意、遣使諭虜、赦其不臣之罪、班
師還京、 上曰、此朕意也、遂遣中官史力哥往虜中諭其
部落來歸、

六月、 車駕次苔蘭納木兒河、彌望惟荒塵埜艸、虜隻影
不見、先鋒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下、咸無所遇、以糧餉
不繼、乃命班師、

七月、 駕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諭楊榮金幼孜曰、東宮
歷涉年久、政務已熟、還京後、軍國事悉以付之、朕優游暮
年、以享安和之福、不亦可乎、榮幼孜對曰、 東宮孝友仁

厚天下屬心也。允稱 皇上付託。 上悅。○是月。十六日
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次日。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
傳位 皇太子。十八日辛卯。 上崩。享年六十五。司禮太
監馬雲孟驥等。密召楊榮金幼孜入御幄。議以六師在外。
去京師尚遠。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
悉以入內幄。召匠入。銷錫製爲櫬。櫬成。攉欽而錮之。殺匠
以滅口。命光祿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中號令。人莫其
測。
八月。楊榮等奉 大行仙訃至京師。 皇太子。卽遣 皇
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皇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

行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僞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來言良是但行急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得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皇太孫至雕鶚堡遇 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十日壬子 梓宮至京師

高岱曰 成祖五出漠北三犁虜庭當時不無苦其勞費然迄今二百年虜所以不敢大肆憑陵者則其餘威

之憂，後世所藉賴不淺也。

成祖在當時豈不如歟中國之力甚，亦昔人所謂爭先面處，張耳嘗見漢高帝百戰定天下，頻年至以數十萬之衆圍于白登，及尉佗之霸南越，又莫敢一問其罪。我成祖北清沙漠，又以其時南定交趾，威德所加，不過漢高遠哉。雖然，北虜在當時未有可乘之隙，馬哈木負蒙逆之罪，阿魯台又從而傾之，故吾師得以從兀剌之後，及阿魯台敗于兀剌而也先土干又叛之來附，故我師又得以泰寧河之捷。大抵夷狄便殺中國之利，漢宣帝所以致呼韓之款塞者用是道也。近時諸虜酋中，惟俺荅最桀驁，其為邊患最劇，然聞其與兀剌小王子不睦，君臣之間多隙，而諸部酋亦有忌之者。此中國取事之機會也。倘有能如張騫輩後往伐之，豈無得其要領者。

鄭曉曰：[illegible]文武全才，宅[illegible]大條理精密。如人莫作[illegible]間不行，用兵應變[illegible]臨事開發[illegible]兼先發大將，小技盡[illegible]才指[illegible]名情任使指揮士卒而其甘苦[illegible]心不父[illegible]殺重幾不服，中夜起覺[illegible]愛小名爵[illegible]直言[illegible]文[illegible]下[illegible]言，故

睦族，康保全功臣，收交南，嚴備邊，撤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略，徙都北平，寔貽謀翼子久大之基也。詔祔陵寢，永免懿文方黃諸人，寬吉開罷，德意厚矣。

王世貞曰：文皇自起事至下京師，凡大小百餘戰，未嘗不身冒矢石，踐位之後，四征北虜，三下南交，府東之光塞開大小遠邇，悉來探報，若候遣科諫，加恕魯誠斯等處新受朝命為王者蓋三十國，來遊遠水，艱與女直野人尤良哈之地，立行都司衛所，設官教治，發三百處，遣西討蒙數百，皆選譯來附，其請置官府蓋三之一。而南荒夷，起寇陸寘，卷安遊討，及置衛郡縣，增叁數萬。遣使不討，而南夷未有能得其王者，得是時下步內附，獲大虞上皇黎季犛（改名胡一元）為虞國王黎蒼（胡）偽越上皇，得趙王陳季擴、錫蘭山國王亞烈苦納兒、蘇門答剌偽王弟蘇幹剌。○古西南夷與王未有來朝者，渤泥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來朝，歸卒于京，子遐旺受封歸。下滿剌加國王拜里迷蘇剌、蘇祿國東王巴都葛叭答剌、西王麻哈剌叱葛剌麻丁、峒王叭都葛巴剌卜、古麻剌朗國王幹剌義亦敦奔與來朝受封歸。○自古封山止中國山川，而獨其時封日本山曰壽安鎮

國山各立御碑。凡北討及所經所至，如靈鷲翠秀等山
神應等十二泉，立馬等五峯，諸將各改所閱觀川圓磧
戊之類，皆賜以嘉名，勒石垂永。又各國貢獻，白金、銀、犀、
象、香、藥、珊瑚、琥珀、瑇瑁、犀角、諸器，及外島則有孔雀、犬
雞、紅白鸚鵡、倒掛、駝鳥，獸則有麒麟、白虎、白象、紅猴、黑
熊、黑猿、白鹿、福祿、馬哈刺、六足龜、白鷴，而中國亦自爾
進瓊廣人則有金衣、黑衣，又黑小廝番，則各色蕉扇等
南蘇合油，布則有兜羅綵、紗轂、轉入者，蘇木、黑藥
旻香、沙紅綾、節智撒花頭个蓮花織人。
象之類，珍珠、瑪石、奇怪之物，充牣天府。

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于獄。原吉等繫內
官監四年矣。至是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原
吉首言東南民力，困於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撫
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銀數事。○出前
右春坊大學士黃淮、及洗馬楊溥、正字金問等于獄，三人

繫錦衣衛獄者十年
天順日錄記楊溥繫獄中十年家人供食久數絕顧不
能[illegible]又 上命[illegible][illegible]與冠爲[illegible]愈勵志讀書不輟同
繫者止之曰事已如此讀書何用曰朝聞道夕死可
也王振專權[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而[illegible]行[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爲閣老大
[illegible] 朝廷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
[illegible]獄中[illegible]書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云

八月十五日丁巳 皇太子即位赦天下○復前戶部尚
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官原吉言在繫時喪未克成
服乞賜歸葬且終喪制臣事 陛下之日未艾也 上曰
卿老成人今國大喪正資相與濟艱難如卿以母喪辭則
朕亦不當在此遂留贊輔令遣治葬俟葬歸務命兵部給
驛并有司治喪事○置公孤官太師太傅太保皆正一品

以九卿兼殿閣事總宜可謂爲濫之至

少師少傅少保皆從一品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此
皇祖之制 皇考聖明天縱可不置此官予歷事余廣不
無望於保傅卿等勉之遂命義爲少保仍兼吏部尚書○
上以文淵閣大學士楊榮金幼孜等輔導久積有年勞陞
榮爲太常寺卿幼孜爲戶部右侍郎仍兼前職陞左春坊
大學士楊士奇爲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前左春
坊大學士黃淮爲通政使武英殿大學士俱掌內制不預
所陞職務以前洗馬楊溥爲翰林學士○減賦北直隸山
東粟內十萬斤楊士奇入奏事 上望見士奇來笑謂蹇
義原吉曰新華蓋學士來奏事必有理試共聽之士奇奏

言事訴其下而借薪傳言賦北京山東棗八十萬斤以供香炭其數太多民何以堪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來言必有理即命減四十萬顧義等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盡言朕幾以輔吾不逮○詔止西番取寶船○赦解縉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縉初被眷遇文皇嘗手書大臣十人蹇義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相衛其實對曰義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遠小人劉儁雖有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于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于用法好惡頗乖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駔儈之心奏上　上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深悉餘俟驗東宮因問縉建文所用人如何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往已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

得備有市心耳東宮即位即出紹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狷狂士觀所論說皆有定見也赦其家屬官其子祠

改淮府長史王桊爲吏科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爲翰林院修撰二人侍　上於春宮凡書表奏及機務文字悉專之至是改其職不欲其去近侍耳○黜太常少卿周納爲交趾所屬知府納永樂中爲祠祭郎上疏請封禪不許未幾丁憂至是來朝　上曰誕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班遂有是命○寧王權奏欲來朝又言江西非其封國　上遣書荅曰叔欲來見感親愛之厚姪欲見叔亦切悵悵但　祖訓不敢違也所云江西非所封之國與各王

封鎭不同、叔受之　先帝已二十餘年爲國南屏、非封鎭

而何惟叔審之○免遠安王貴燚、巴東王貴煊爲庶人、二

人前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免之、諭羣臣曰、正風化

當自家族始○改大理寺卿楊時習爲交趾按察使紀諄

爲交趾布政使召前峽山縣知縣弋謙爲大理寺右少卿

謙初爲御史、巡按江西、言事剴切　上心識之、故有是命

○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

皆與民共之朕之心、凡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

況山澤所產哉。

九月癸酉朔、上　大行皇帝謚曰、體天弘道高明廣運聖

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仁孝皇后仁孝慈懿誠明莊獻
配天齊聖文皇后○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 太宗皇帝遺命倣漢
制以日易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
命廷臣議楊士奇以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頗色奮
然蹇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
角帶羣臣皆從君服報可明日 上素冠麻衣麻経出視
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所服餘文武羣臣
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 上召蹇義楊榮及士奇等諭
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與汝等議定朕依其聞所合已疑

其非但聽臣下易之、　梓宮在殯羣恐易後聞士奇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卿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折衷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羣臣聽從其便○進蹇義少傅加楊士奇少保並兼職如故加楊榮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金幼孜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內閣位進三孤始此士奇等何月間自五品超遷至一品○次日賜蹇義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銀圖書各一、其文曰繩愆糾繆諭之曰卿等皆國舊臣祇事　先帝二十餘年又事朕於春宮練達老成今朕嗣位之初軍國之務重須卿等協心贊輔凡政事有闕失或羣臣言之而朕

超遷已極

未從或卿等言之而朕不從悉用此印密疏以聞其毋憚
于再三言之君臣之間盡誠相與庶幾朝無闕政民不失
所而朕與卿等不負　祖宗付託之重義等頓首受命
十月　冊妃張氏為皇后郭氏為貴妃李氏為賢妃　后
河南永城人追封后父指揮使張麒為彭城伯○冊立皇
太孫為　皇太子封次子瞻埈為鄭王瞻墉為越王瞻墡
為襄王瞻堈為荊王瞻墺為淮王瞻塏為滕王瞻垍為梁
王瞻埏為衛王越滕梁衛四王後絕國○以翰林侍講學
士王直為右春坊右庶子仍兼前職及兼記注於　聖政
聖訓之當修者皆錄之以備纂述

詞林記曰、我　太祖初建國、爰重史職、首設起居注、以
魏觀、宋濂為之、日侍左右、記言動、洪武十[illegible]
注秩從七品、單仲友、詹同嘗任焉、其後竟廢、[illegible]
史官兼之、每朝則立班記事、入[illegible]則[illegible]其[illegible]以
為日曆書、言以為實訓、永樂、洪熙間、王直在翰林[illegible]從
事於記注、宣德後寖以廢矣、成化、弘治中、[illegible]
議復起居注之舊、或欲即命史官記[illegible]政務其中、如宋
朝政房之制、皆未果行、夫世之門生故吏居其間記事
者、舊編有語錄談記類、　聖神盛德大業、則可紀述焉、
在洪武時、日曆實訓、嘗勤刪述、其舊跡猶有可考者、
祖宗舊制
所當復也。

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
洽鎮交趾、布按二司事、悉令掌之、
福治交趾、順民所好、去民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每
戒郡邑吏、勿有所造之、非宜毋擾、字政令條畫、規為究心、
交人愛戴如父母、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恤、遇
疾病、躬造視之、拔賢者與之共事、及以道教其民、市為

忌者誣奏福有異志　文皇
深照其姦曰此君子不容于小人讒其奏福居交趾十
八年　上念其久勞于外召還交
人扶老攜幼送之號泣不忍別
建曰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用兵如神威鎮殊俗故
交趾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
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福還朝僉炎之災交土自
茲益譟亢矣豈非一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交者以交
南之復失歸咎
於三楊諸人也

大理寺奏決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
等理刑宜贊輔德政罔俾無辜含冤地下致傷天地之和
遂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至楊諭曰比年法司之濫
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鍛煉　尤

寧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為酷吏而無愧。凡審決重囚，輒三人同往審決。○命吏部擇性淳篤、行止端方、材能出衆、政績顯著，或文學雖陋、識見優遷諸人才，并嚴薦賢濫舉連坐之法。凡在京七品、在外五品以上文官及知縣，於五品以下見任及軍民中薦舉。○賜緣邊將士鈔幣。時 上御西角門視朝，顧謂侍臣曰：今日始寒，重城中猶覺凜凜，守邊將士晝夜嚴警，苦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賜以鈔幣。

十一月朔，赦奸黨族屬並放還家，給還田產。先是 上謂侍臣曰：方孝孺等皆忠臣也，宜從寬典。次日御札付禮部

[illegible] 欽[illegible]

[illegible]

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之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戍邊者亦宥為民

按初[illegible]齊泰一子甫六歲給配至是得[illegible][illegible]一[illegible]易姓逃難家綱廣之歲寧至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後也故黃之裔猶[illegible][illegible]方[illegible]則無餘諸人不可悉考矣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郡奏除荒田得非百姓苦於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衣食不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爾令一切科徭務撫輯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於民者悉條具以聞被災之處皆[illegible]

之得其是

賑卹有稍違者守令處重罪○趙王高燧奏辟常山左右
二護衛從之王遣長史趙季通奏云一衣一食皆朝廷所
給安坐無事而虛擁三衛三衛軍士亦虛受糧賜請以左
右二護衛官軍助國家戍守止留中護衛供使令足矣
上初未許王奏請再三乃許之添設趙府羣牧千戶所○
令直隸及各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從英國公張輔
兵部尚書李慶等之請也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
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累做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
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庶皆不妨誤○改大理寺卿楊時
習爲交阯按察司使復虞謙大理寺卿初謙降楊士奇[illegible]

聞言曰外間皆云時習無先導之言時習臣鄉人未語臣無此言今日居鄉位惴惴不安且謙歷事三朝願得大臣體令所犯小過耳 上曰吾固悔之因問時習何如人對曰雖起于吏然明律法公正廉潔 上曰吾有以處之會吏部言交阯缺廉使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遷虞謙無過失其復大理卿時習改授交阯司獄

翰林學士楊溥密疏言事 上嘉納之御札獎諭之曰覽卿所奏為國家之計誠合朕心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相朕致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懇特用酬報今賜卿彩幣一襲鈔一千貫卿其領之○追贈兵部尚書金忠少師謚

行人求言之誠千古

忠襄以其子達爲翰林檢討達今始十歲令還鄉支俸○
加贈義爲少師楊士奇少傅夏原吉少保仍賜原吉親從
科謁圖書○上御西角門閱廷臣請辭顧謂楊士奇楊榮
金幼孜曰卿三人及蹇夏二尚書皆 先帝親任舊臣朕
方倚以自輔凡朕所行卿等共知其有未善者即當盡言
觀前代人主有一履帝位輒自尊大惡聞直言左右之人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顧貞緘默取容或賢良之臣不肯緘
默言之一再而不見聽亦退而絕口以圖自全致令人主
因循肆志卒致覆敗朕與卿等當深以爲戒君臣一體始
終協心庶幾可以共圖久安因取五人請辭親筆增二語

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曰此實朕心卿等勉之○捕治前御史舒仲成旣而罷之初 上監國時仲成嘗以事忤旨逕遷湖廣按察副使至是因事命都察院逮治之楊士奇上疏言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則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詔衛綰不赴卽位進用綰前史韙之 上覽疏喜卽有旨罷治仲成而降勅獎諭士奇曰覽卿所奏導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爲唐虞之君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爲忠良股肱之臣也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譴責不敢盡言今覽此奏朕甚欣喜足慰於衷但

明本作北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代以上

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副朕委托之意其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持齎白米十石彩幣二表裏寶鈔二千貫賞彰眷待非恋故事仰其領之以慰眷懷○加賜武侯薛祿歲祿五百石祿時奉命帥師巡邊適北虜入寇興州祿督兵追至太松嶺斬獲甚衆　上喜賜勑嘉奬遣中官及鴻臚卿即軍中勞之加歲祿世世承襲○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古寓兵於農而不奪其時所以民無轉輸之勞而兵食足後世莫善於漢之屯田　先帝所立屯種之法甚善蓋用心亦甚至但後來所司數以征徭優之既失其時遂無其效所在儲蓄十不及一二有司不免勞民轉輸矣

其令天下衛所凡屯田軍士自今不許擅差妨其農務

十二月書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姓名于奉天門西序

先是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兵部尚書李慶曰庶官賢否軍民休戚之所繫唐太宗書刺史之名朝夕省覽其有善政則疏于下故當時所用之人皆思奮力致斗米三錢外戶不閉　皇考亦嘗書中外官姓名於武英殿南廡間暇觀之令五府六部之臣朕朝夕接見得詢察其賢否若都司布政司按察司朕既不盡識其人又不悉其姓名雖或聞其賢否邪正至久不能不忘爲臣有善而上忘之誰肯自勉不善而上忘之誰肯自戒如此國家何以望治効爾

吏部兵部具各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官名歷履揭諸西序朕得間暇觀之以考察其事行而黜陟焉至是悉書之○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黃驥嘗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卿陜西人有不悉耶爲大臣存國體恤民窮毋役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是月庚申葬 長陵

○授試事六科監生吳信等二十人皆爲給事中先是詔擇國子監生之有學術者二十人俾翰林嚴試之拔其尤者二十人命試事六科未幾皆授是職○封都督張昶爲彭城伯歲祿一千五百石子孫世襲昶 皇后之兄也○

加太子少傅太學士楊榮兼工部尚書○作觀天臺于禁中。

仁宗昭皇帝

乙巳 洪熙元年

正月。壬申。朔 上御奉天殿朝羣臣。設樂不作。羣臣止行五拜三叩頭禮。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臣武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大學士楊士奇楊榮金幼孜黃淮。諍言不宜用樂未得言。榮趨出。士奇與幼孜淮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退午門官入奏。乃有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次日。 上召士奇

仁廟方可為此言

等四人諭曰呂震每事謏朕卿等所執侍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賢不受直言則過益增為臣以能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盡如昨令劉從張所請今悔何及賴卿等同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未有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貫文幣一表裏○陞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淮為少保戶部尚書兼職仍舊加楊士奇兼兵部尚書金幼孜兼禮部尚書俱三俸並支士奇淮請辭尚書一俸從之下此楊榮金幼孜亦各辭尚書一俸 上曰卿等事 皇考屢經歷從勤勞多矣況 皇考賓天遠在塞外賴卿等盡力維持朕每奉几筵未嘗忘之今與三俸

[illegible]士之以禮

豈為過多。卿等勿罷○罷給朝覲官孳牧馬先是兵部尚
書李慶言于 上曰今歲北方民畜馬願養者送至京以
散軍伍操用尚餘數下欲散民間則民甚擾不可盡用之
今遠近方面朝覲官皆集請每員給馬一匹令牧之其孳
生准民間例無者追賠太僕寺提督考較 上令與蹇義
原吉議亦從慶言乃下令行之楊士奇力陳不可曰朝廷
以禮徵賢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養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也 上曰慶幾誤朕願士奇曰
少頃即批出罷此令內批兩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覲官
領馬者過半矣士奇復奏 上曰吾偶因事務殺掛當即

批出午刻　上御思善門召士奇曰內批曾與忘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覩李慶輩皆震聾交口怨爾朕念爾孤立慮爲衆所傷故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令今有名矣出示一疏乃陝西按察使陳智言按察司所以肅庶官貞百度而太僕得臨之茂徵駒與下民等憲綱掃地矣　上曰爾就擬此草勑止散馬士奇叩頭曰古人有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上曰繼今令有不便催密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語也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耳

江本一作啓人與起

此與永樂中楊榮議言諸司積弊而　文廟密諭使擬御史言之同意君臣之間情意交孚不啻父子肯內機密恭臣未見其有此也

仁廟好問
弘深淵博
久試一時
名賢志趣
存乎篇尤
號稱不自
滿假勞來
歸乎其不
休已治人
之道蓋加
精密可見
聖學之無
窮際

建弘文閣。先是 上諭侍臣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
朕欲得學行端謹老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咨訪以
聞。士奇等以翰林侍講王進。蘇州儒士陳繼對。遂命吏部
召繼。至是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翰林學士
楊溥掌閣事。進佐之 上親舉印授溥曰。朕用卿等於左
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知民事。爲理道之助。卿等如有
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未幾。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蹇義
復舉學錄楊敬。訓導何澄。稱實即授敬翰林編修。澄禮科
給事中。皆兼弘文閣與進同事。○賜三公及六卿天元玉
曆祥異賦。 上諭侍臣曰。天道人事。未嘗判爲二途。有動

太祖給官員到任舟車之資仁廟賜臣工歸省需費之鈔所以養廉作忠之意均遠

於此必應於彼朕以侍　太祖每教以愼修敬天未嘗敢怠此書言簡理當左右輔臣亦宜知之遂命刻賜○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臣在外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得誥勑者足爲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需往返道途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鮮有餘貲自今歸省者賜鈔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餘有差於是大學士金幼孜左春坊大學士王英等並乞歸省○大祀天地神祇奉　皇祖皇考配○命內官監太監鄭和領下番官軍守備南京在內與太監王景弘朱卜花唐觀保協同管事遇外有事同襄城伯李隆駙馬都尉沐昕計議而行

留心造軍
細審極矣

伏論

[illegible]

[illegible]

韓王沖𤆬襄陵王沖烋樂平王沖𤊹各獻詩頌、 上嘉歎

賜勑獎諭○哈密遣人進硫黃、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

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制造火器不

患無人矣遇戰鬪亦須有備勑大同宣府總兵知之○改

兵部右侍郎張信爲錦衣衛都指揮同知子孫世襲信英

國公張輔從兄也○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

征交趾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

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襃卹其贈儁太子少保諡

節愍復嘆謂震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

惟守義若身爲大臣惟阿順取容爲保祿固位之計國亦

何頴、

二月國子監祭酒兼侍講胡儼以疾乞歸、加授太子賓客致仕。○加襲封恭順伯吳克忠爲恭順侯、封其弟都指揮吳管者爲廣義伯

按忠父允誠本韃靼平章把都帖木兒、永樂中率衆歸附、從大軍征本雅失里、所在獲捷、必盡力、累功封恭順伯、克忠嗣爵、從征沙漠、以忠節自勵、効勞于國、克忠從從征虜、力戰而沒、追封邠國公、謚壯勇、弟忠勤、亦累封都督、與克忠同沒于陣、追封遵化伯、論者謂吳允誠父子之效忠、雖漢之金日磾、唐之契苾何力、無以過云。

贈故宮僚少詹事鄒濟餘杭人左贊善徐善述天台人兼太子少保、賜濟謚文敏、善述謚文肅、命有司立祠墓側、春秋致祭、復贈贊善王汝玉長洲人爲太子賓客、謚文靖、遣官祭之

三月擢前光祿寺署丞權謹爲文華殿大學士

謹徐州人以薦來知樂安縣遷署丞父早喪事母至孝母病篤天求以身代母卒哀毀廬墓三年朝夕哭奠不飲酒肉有司以其行聞召至京 上曰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輔導遂超陞是職又有王謙者[illegible]都人亦以孝行知名嘗廬墓有湧泉之異由國子學錄擢爲右贊善役仕至吏部右侍郎

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切直 上頗嫌其矯激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等交奏其賣直沽名請罪之楊士奇言於 上曰謙不諳大體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圖報効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而以言爲戒矣 上不懌遂免謙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於改雖一時不

平陽本大作逮今本

能容然終知悔爾知朕心毋介于言也○配廟享禮部陞

功臣四人配享加封河間王謚忠武張玉加封寧國公謚

忠壯王真加贈少保榮國公謚恭靖公姚廣孝及東平武烈

王朱能並配享　文皇帝廟廷

按功臣配享之制考之唐宋累朝皆有之我　明惟

太祖　成祖二廟爲然至　仁宗以來此禮皆未之講

建謂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名臣輔　宣時尚此爲

之股肱心膂又安四海興明成休是故在　仁宣時則

有若蹇夏三楊諸人在　仁廟時則有若張輔曹鼐李

賢王翱諸人在　憲宗時則有若彭時商輅劉珝諸人

在　孝宗時則有若丘濬劉健王恕劉大夏諸人在一

武宗時則有若謝遷韓文梁儲蔣冕諸人皆勳名事業

灼灼在人耳目間無愧于唐宋諸名臣咸進之俎豆

廟廷之列上以隆一代明良之遇下以感一世之忠餘

士固無不可者此累朝缺

典不無有待于方來云

命北京諸司悉加行在二字，復建北京刑部，及行在後軍都督府。上時決意復都南京云。○陞楊溥太常寺卿，仍兼翰林學士，掌弘文閣事。○禁民告誹謗。

按誹謗之刑，據御史陳我，宮院特為甚，有片言涉及朝政，其蔽論詳論，中外相傳，廣風聞所欲，寫禍及善者，即逮送問，以誹謗為說，一罪名以此，身家被害，皆法非所宜有也。

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者，朕亦惡之，蓋刑宮下死刑一等，爾亦須嚴切禁止。須楊士奇等曰，此事須

以詔書行之。○趙王高燧之國彰德。○改禮部左侍郎胡濙為太子賓客兼南京國子祭酒。○擢儒士吳訥為監察御史。○命征夷將軍榮昌伯方智率師討交趾黎利。○徙岷王楩于武岡。○遣漢王高煦子瞻圻於鳳陽守皇陵。

文皇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遣數十人人京師潛伺，幸有變。上固知之，顧益厚遇，倍加歲祿，賜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文皇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恐上聽圻前後覘報朝中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安樂。上召瞻圻示之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讒搆至此，君

變起骨肉可見報施不遠　仁宗尚念其是撫循之大

大恩大[illegible]

辨于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

臣民蠲免山東及淮安徐州夏秋稅糧之半停罷一切官買物料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方何似對曰淮徐山東民多乏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遂召問少師蹇義所對亦然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稅糧之半及罷官買士奇對曰　皇上恤民寔誠出於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部工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決之意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謂

敬王之心

光宗亦然

可了

戶部工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里其間未必盡無收亦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厚為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計較耶

建曰。仁廟履極未久而所行無非仁民之政正從善轉制改過不吝規模以遠華掌可為後法求之前代其惟商宗周成康之民乎漢文景宋仁宗未足多也猗乎享國太淺民之無祿福哉

鄭府審理正俞建輔言進賢之路莫重於科舉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為出身之階其實才十無二三蓋有年未二十者雖稱聰敏然未嘗究心修己治人之道一旦僥倖挂名科目而使之臨政往往率意任情民皆受其弊自今各處鄉試乞令有司先行審訪務得博古通今行止端

大是

重。年逾二十五者，許令入試。比試，明務選其文詞典雅，議論切實者進之。會試尤加愼選，庶幾士務實學，而國家得賢才之用。上諭禮部臣曰：所言甚當，其即行之。又曰：科舉之士，須南北兼取。南人須善文詞，而北人厚重。比累科所選北人僅得什一，非公天下之道。自今科場取士，南士取六分，北士取四分。爾等其定議，各布政司名數以聞。

建曰：欲行科舉之法，須用行建錢之言，不爲無益，須致得科特特一半，近時北以王文恪去劉翀爲挾私者，求爲知太之論也，如本之辭，莫善於眞科第疑於治安要議備之。

命皇太子往南京謁祭皇陵、孝陵，因留南京監國。

時南京屢奏地震，羣臣或請親王及重臣往守之。上曰：

非　皇太子不可遂有是命　製印二及手勑二賜少師蹇義及少傅楊士奇　上自少侍　太祖明於星象監國時嘗以教士奇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及是月十四日甲寅義偕夏原吉楊榮及士奇奏事承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象變曾見否對曰未　上曰義等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嘗知之對曰士奇愚昧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歎息而起明日早朝罷召義及士奇諭曰監國二十年爲讒慝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泣涕對曰今已脫險即夷皆先帝之賜　陛下孝誠之效更不煩聖明多慮　上曰卿

讀至此不容人不感慨下淚

吾去世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二枚二印賜二人義得蹇忠貞印士奇得楊貞一印皆拜受而退其賜義勑曰曩朕監國之時卿以先朝舊臣權兼庶事日侍左右從建兩京政務方殷隨事籌畫適中爲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焦思不顧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大統贊襄治理用濟斯民俾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已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於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慮之子孫亦知卿翊予於艱難憂國之心以保爾子孫 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昔日惟

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往績惟茂永終是圖欽哉楊士奇勑諭同而詞小異○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蹇義夏原吉楊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巳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義等意皆唯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　陛下即位以來詔書勑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斂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巳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更須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謬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

進來義三人皆無一言、豈朝政果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

三人有慙色。

五月　上諭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

者、可任、新進小生、遽授斯職、未達政治之體、而有可爲之

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爲威福、以好惡爲是非、甚者貪穢無

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小人阿順從諛、則

相與爲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

爲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愼選擢、以清風紀、既又歎曰、都

御史十三道之表率、如都御史皆清廉公正、各道御史雖

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

可任都御史者以聞○選方面官叅贊各邊方事務 上
以武臣疎於文墨乃選任方面官于各總兵官處整理文
書商確機密參謀軍務督理邊儲大同則山東叅政沈固
宣府則參政劉璉遼東則參政周順廣東則副使劉紹後
考滿陞俸或轉京職協贊漸稱提督重權矣○翰林侍講
李時勉羅汝敬俱以言事改爲監察御史尋下之獄時勉
以時政違節條成二本上之 上覽之怒命武士撲以金
瓜十六七脇肋已斷其三曳出不能言時汝敬亦言事但
改爲御史令日問囚一起言事一章至三上乃下錦衣衛
獄先是時勉折脇內尚不相着及用挺棍而其斷骨忽自

接人謂忠誠所感，既病一月而愈。

帝懇惻求言，反躬不吝，諸臣知帝心久矣，申之以詞誥，重之以綱紀，斜封關書之誓，有言必聽，必嘉，必賞，兼誘之使言，蹇夏諸臣何嫌何疑，而不為時雍一申救也，時兩楊得君，皆能言，而何嘗直亦嘿嘿耶，後來林長懋陳祚之囚，諸臣亦救無靜救者，其咎將安歸哉

是月十一日，上不豫，召蹇義、楊士奇、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勑，遣中官海壽馳召 皇太子於南京，次日上疾大漸，遺詔天下傳位 皇太子。遂崩，壽四十八。時以皇太子未至，未發喪，群臣請鄭襄二王監國。

鄭曉曰、帝天資純明，至性孝友，謙恭之德，未嘗與齋講論，久自守，二事驕恣，嘗意撫哉，正色訓戒，在東宮積心深誠，陳寬若儲中，卑忠愛民，經濟實差，即位甚行，恭志者一，詔下萬姓歡，嗚呼，聖水

以朝在位
未沒一事
而見有事
政不可勝
紀使天性
其縣流涕
深感不忘
處籍耳

早嘉靖居□□邦縣亂役即遣□貧罷斥事已過責加官
俸俊軍餉糧已務民植如不得□平□人任用不足廷
臣才行高下曉然後急務使民不斷當計長可用其所
不棄苟能合義然小必悉求當以是恐於是非甲乙選
害終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詳禁嚴詳或可民力罷疲
慎毋貪功爲至塞擊之而已毋務首功選命復攻吾所
不賞賞功懲德守過於邊壤撫法司崇寬厚戒深刻然
極惡賊吏毋縱法司曰賊吏發薦民除已國家恤民必
作之賊吏如重學校嚴爵祿毋令所可用人必求實才
授官必責實効乘閒罷言多見美名閒有佛道無益悔
學雅忠儒術務學開澣程皆適於書尤熟下筆不用俗
語必取正開易成者文泉之辭又程朱氏說信之
甚然步偉　太祖賢議大長益探究日宮諱避輒見
務詩作豪於中肆自觀察苟有異氣深自省察恒念
祖宗創業艱難務事必開祖法又曰循　祖宗之法者
當聞觀宗之心常錄　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俾熟讀
又用眞德秀大學衍義嘗　子在儲位二十年天
下顒顒嗣位之後政施未廣遽爾上賓不亦宜乎
六月初三日　皇太子還自南京宮中始發喪○是月十

二日庚戌、　皇太子即位、

七月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尊母皇后張氏為皇太后○册妃胡氏為皇后、孫氏為貴妃、后山東濟寧人、妃山東鄒平人、○罷弘文閣、命直閣楊溥、王進等、各還原任、仍命溥與楊士奇等同治內閣事、○定會試分南北卷取士例、先是　仁宗定一科每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至是復分南北中卷、以百名為率、南北各退五名為中卷、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漢中府學

訓導李蕃進端本策十六事　上嘉納之擢蕃爲兵科給事中○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爲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爲禮部右侍郎戴綸爲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爲鴻臚寺卿贊善尚從善王讓爲翰林侍講惟中允林長懋出爲鬱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　文皇欲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初不知本　文皇意也故最爲　宣廟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懋綸皆以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詰之綸抗辨激切　上怒箠之至死長懋被禁十年正統初赦歸綸諸父賢及希文合族被逮籍沒而

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中爲司禮太監、
八月敕修　太宗　仁宗兩朝實錄以英國公張輔尚書
蹇義夏原吉爲監修楊士奇楊榮金幼孜及陳山張瑛楊
溥爲總裁、
九月壬寅葬　獻陵、
十月命陜西都指揮同知李英率番漢兵剿捕安定曲先
諸寇英擣其巢穴虜安定王俘掠人畜萬計邊境悉平超
陞左都督尋復總兵討平西番即兒加族之亂封會昌伯
十一月鎮胡大將軍陽武侯薛祿巡開平宣大( )平江伯
陳瑄鎮守淮安兼都督漕運

十二月瓦剌馬哈木立脫脫不花爲可汗○漢王高煦陳奏利國安民四事　上命有司施行仍復書謝之○勑榮昌伯陳智安平伯李安都督方政及交阯三司曰反賊黎利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信庸人之言惟事招撫延今八年終不聽命養成猖獗之勢使忠臣無辜而罹害良民被毒而未戢其誰之過紛至陳智方政專督進兵務在協和成功不許緩機誤事若來春捷報不至責有所歸